



高老头的笑声

□ 张昱焯

小区拐角处有一家排档，店老板高老头，很矮、很瘦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走路一阵风。

生意闲时，高老头会兴致勃勃地来上一段京剧《沙家浜》，刁德一、阿庆嫂、胡司令三个角色，他一人独揽。有时，来上一嗓子，也会“余音绕房”，食客忘了动筷。口干舌燥时，他吮一口紫砂壶里的香茶，歪着头，身子一摇一摆，七十多岁了，还整天乐得像个孩子。

我父亲和高老头是从黄河边来的老哥们，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西，高老头是当兵复员过来的。父亲常说：“多大的官，多有钱的老板，我可以不佩服，但我佩服高哥，做人做到这份上，显骨气。”

从父亲口中得知，高老头退伍前是工程兵，后来分到单位安装排班，喊他一声高排长，顿时威风凛凛。那时，单位的勘探设备多用肩挑手提。据说，高排长的肩膀曾磨掉一小块肉，他左手的一截食指，也在一次搬运钻杆时压掉了。为这事，我事后问过父亲，为什么高排长能忍着疼痛继续“战斗”。父亲说，他家是单职工，全家老小几张嘴，就指望他这点工资呢。父亲还说，你高叔这人，干活实诚，不会偷懒。当兵，是个好兵；当工人，年年拿先进。

高老头还是“小高”的时候，日子过得很窘迫。两个儿子还小，妻子得病卧床不起，有好几次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。那时的小高，害怕孩子没娘，自己没老婆。妻子一躺就是20多年，这些年，他没睡过一个囫圇觉，给妻子煎药的罐子都用坏近百个，才保住妻子的命。两个儿子不负众望，都考上了大学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

退休后，高老头开了这小小的排档。小区旁边是一所中学，中午，很多学生在高老头的排档里“安营扎寨”。高老头的“小饭桌”先是一桌，后来壮大到三张桌子。餐桌上，高老头饶有兴致地用彩色笔标上“清华一号”“北大一号”“复旦一号”的小牌牌，让孩子们看得两眼发光。

他的小店里置办了打气筒、剃干辣椒的大竹筒、木质的楼梯等便民用具。他说，开个店，也不全是为了赚钱，每天免费给老婆请来那么多“聊友”，值得。他还把九十多岁的岳母从农村接过来赡养，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一家人吃着饭，聊着天，让人羡慕。

高老头经常说：“千保万保，保住了老婆的命！你看，现在多好，两个崽有妈，老岳母有女，还有咱，我家孙子孙女有奶奶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垒起七灶灶，铜壶煮三江，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，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……”高老头一开口，眼角的菊花纹瞬间绽放，听醉了门前的月季。



拾味集

老公园

□ 张小圈

这座公园位于城市的正中心，毗邻一条繁华的商业街。波光潋滟的东湖被它圈围在其中，园内名迹百花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。公园的一扇侧门矗立着市少年宫，全市的孩子都可以在这儿报名参加系统的艺术培训。女儿现在已经和我一般高，还总会提起那时上课的趣事。她从小就喜欢做手工，每周都期盼着周末能根据老师的指导亲手捏出一个橡皮泥作品。更令她期盼的是下课之后可以顺路到公园里游玩，只要走进公园浅灰色的大门，就好像打开了通往纳尼亚王国的那座衣橱。城市的喧嚣犹在耳边，但此起彼伏的店铺叫卖声、连绵不绝的汽车行驶声却被荡漾的湖水隔绝开来，听起来隐隐约约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

眼前可触可感的景致既有嶙峋的假山、殷红的落叶、飞舞的蝴蝶，一派自然趣味；又有热闹的游乐场、穿梭的电动船、追逐的小朋友，尽显生活百态。出世和入世，大雅和大俗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完美地交融。可以做苏云卿，种几亩苏圃春蔬；可以做张澄，在百花洲上建“讲武堂”，演习水军；可以做汤显祖，在此吟咏“大好春光与湖色，一尊风雨杏花楼”。更多的，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市民，把这里当作周末的寻常去处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，不过是走走逛逛，就是难得的惬意时光。公园是城市钢筋丛林中的绿洲，四季的风光都偏爱这里。无论何时来到，都能让人心旷神怡。

这里是南昌人约定俗成的聚会场所。月色下，总能看到一对对恋人携手并肩地行走着，时而低语，时而轻笑。清早这儿则是晨练者的天地，稍稍留意就能看到好多种不同的锻炼方式。除了那些常见的晨练者，公园美好的环境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创造空间，有的对湖长啸，有的抚树长叹，有的倒行拍腿，他们都坚信，自然的力量可以和自己的身体相互呼应，让体质更为强健。到了下午，各种曲艺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同好。他们各自占据了不同的区域，拿出各式各样的乐器，且弹且唱起来。本地的采茶戏是一定有的，越剧和沪剧唱的人也不少。老阿姨打扮得妥妥当当，修长的脖颈上系着一条鲜艳的丝巾，顾盼生辉地唱起一段沪剧《燕燕做媒》，每一个手势都恰到好处。无需猜测她的经历，也不需探究她的悲欢，只要在一曲终了时由衷地鼓掌，就是最大的赞许。

年月久了，公园的设施已是一色半新不旧的。小径上的砖石原先雕有岁寒三友的图案，如今凌厉的笔画被磨得圆润光滑，反而让人更感亲近。树林深处，已经长成了需要几人合抱的大树，树冠遮天蔽日，笼出一片清凉。凉亭的朱红色墙漆早已斑驳，上面还镌刻着不知是哪一年情侣们许下的誓言。这座公园成于很多南昌人一生的重要背景：孩提时的嬉戏、少年时的泛舟、青年时的心动……然后有了孩子，再带孩子来玩耍。孩子大了，老夫妻一起来这里锻炼，打了打太极拳、跳跳广场舞。正因为有了公园的红花绿树，再平淡的点点滴滴也变得鲜活灵动。多少年了，公园景色未改，游客来过一拨又一拨，但没人会对这里感到厌倦。毕竟，无论对于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来说，它都是最好的见证。

闲话铺

童年的小人书

□ 朝颜

夏天的热风将哥哥身上的汗味扇进我的鼻腔，而我并不觉得难受，只想守着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图画，指着那些蚂蚁般的小黑点，一口气把故事讲完……那是一个童年的午后，在一棵知了声声震动的乌桕树下，五岁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一本小人书。

哥哥不知从哪借到一本《地道战》，带着我躲进了屋后的小树林，以他尚不高的识字能力，半猜半悟、磕磕巴巴地读给我听。我喜欢那些生动的图画，虽然只是黑白，却足以为我打开一个全新未知的广阔世界。高老忠坚毅的神情、山本狰狞的面目、高传宝紧拧的眉头……将人的善恶美丑、千姿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那沧桑的槐树、高悬的挂钟、简易的头巾同时向我传递出一种远方的风土人情，而那一层层幽深的地道，则连接着乡村百姓的勇敢和智慧。我攥紧了拳头，为之悲，为之喜，迫切地盼望我方尽快消灭敌人、取得胜利。

一本小人书，深深吸引我看见另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奇世界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赣南山区的土地上，战争是那样遥远，北方的人和事是那样陌生，而我的天地又是那样狭窄。我没有绘本，没有玩具，没有幼儿园可上，活动范围仅限于以麦菜岭为中心的方圆十几里。在岁月的局限之下，人的精神生活显得那样无足轻重。

就像那些深挖在冀中平原的地道那样，在精神食粮匮乏的乡村，一本小人书为我打开了一扇门，提供了认识世界、了解历史的隐秘通道。我迫切地想要识字，想要读更多的小人书，想要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六岁，我就背着妈妈缝制的花书包进了学堂。很快，我具备了独自看懂一本小人书的能力。只可惜能够得到的小人书实在太少，幸而有那个爱读书的哥哥，隔三差五从书包里掏出一本，成为我的饕餮盛宴。

有一次，哥哥带回一本彩色的小人书《武则天》，讲的是女皇武则天平息叛乱、处理朝政的故事。以我当时浅陋的见识，还无法想象一个女性能够凌驾于夫权父权之上，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还有那个美貌与文采兼具的女官上官婉儿，亦令我心生羡慕。在我的身边，女人除了相夫教子、勤于农事和家务，似乎再没有别的出路可言。我们村比我大的女孩子，全都在小学没毕业的时候辍学了。

那一天，少年的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女人并非天生就是弱者，女人还可以有不一样的活法。唐朝尚能如此，何况生长在新时代的我？从那以后，我发奋读书，誓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比麦菜岭更大的舞台。

后来，我成为全村第一个考学出去的女孩，又因为写作，彻底改变了命运的轨迹。至今我仍然感谢童年和少年时读过的那些小人书，那是一个通往梦想的隐秘通道，穿越它，世界豁然开朗。



烟火帖

唱台

□ 刘晓雪

在泰和县苏溪镇的塘登村，祖祖辈辈生老病死，红白喜事，都离不开以唢呐为主的响器班子。塘登人称为“唱台”。在丈夫爷爷九十大寿的寿席上，我竟见着了这近于失传的曲艺形式。

这次请的唱台是六人，俗称“六台”，这已经是当前乡村所能请到的最高规格唱台了（要在从前，最高规格可是“十二台”）。那日一夜，九个大炮仗响后，拜寿就正式开始。只见唱台在厅外呈扇形排开，居中的主事，环顾四周，微颌，鼓手一击，一曲美乐便奏开了。

这乐曲宛如流淌的河水，叮叮咚咚，潺潺涓涓，点点滴滴，都是舒缓的美。随后几支都是婚嫁时才吹的《百鸟朝凤》《鹊桥相会》《步步高》等民间闹调，热闹喜庆，听起来宛若整个梅乌江畔的村村户户，男人们都在迎娶，女人们在出嫁。山上、天空、林间、草地、河里、墙角门缝、砖后瓦下，无处不是民间乐声的美吹。一道山川，整个人世，都沉浸在暖洋洋的欢闹中。

热闹的当儿，村道上响起了脚步声，由远至近，又由近至远，是村庄的乡亲赶来给爷爷磕头拜寿。到了拜寿的高潮，又一阵鞭炮的炸响，金锣红哨，纸屑飞舞。但见唱台的乐手匀过了一口气，随后把唢呐对着天空吹响，脖子上青筋直跳，面红如血，不过片刻汗水在脑门上便密布着。另有吹笙的摇头晃脑，手指在笙管上起起落落；敲鼓的，旋着脚步跳着舞着鼓。真真喧得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满天的喜庆。

“主事，该唱吉戏喽！”人群中笑着叫着。唱台的主事将竹筒鼓一敲，四周顿时静下来。他不慌不忙地又掏出长约三尺的竹片，脆脆一击，噙口发声：“呀一嘴一哟！天兵天将下凡来，为的是塘登老寿星九十大寿喽！”他亮开嗓子，悠悠地唱开了，其余人一声接一声地对唱下去，抑扬顿挫，极富韵味。

唱的是当地俚语，语速极快，除了戏文的开头，情节我一点也没听懂，只觉得好听。

现场始终热气腾腾的，人们不断地叫好。爷爷始终眉目含笑，仔细聆听，不时自得其乐地摇晃着脑袋。见我听不懂，先生解释说是郭子仪拜寿的戏。其实不懂又有什么关系，唱台上的那些个乐手眼神流转，滚浪波翻，哪像作田老表？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，他们的表情更是丰富多变：喜悦有之，得意有之，愤怒有之，怜惜有之。受这份感染，人们时而喝彩，时而屏息，时而叹息。嫁到塘登之前，我哪见过这场面，只感觉自己的心，一阵又一阵收缩——被这铺天盖地的民间音乐攫住心魂。

夜深席散，整个村庄上空似乎还流淌着欢歌笑语，那些乐声好像从天上掉下地来似的，传往低处，随风化为珠玉，化为翌晨草上的露，树上的霜。



“祖传”腰痛

□ 田野

六岁那年的夏天，我跪坐在母亲腰间玩儿，发现她后腰上浮着一圈紫红色的纹路。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看见母亲的疼痛，像条盘伏的蛇，盘踞在她日渐佝偻的脊梁上。

记忆中总飘着红花油刺鼻的气味。母亲从水田里直起腰时，总要扶着锄头歇上好一阵，沾满泥浆的裤管下，膝盖肿得像发酵的馒头。她洗完澡趴在凉席上，我便光着脚丫在她腰间跳舞，孩童总以为大人的身体是铜铸铁打的，直到某次我重心不稳摔坐在她身上，听见那声压抑的闷哼。

“妈妈，大人为什么总是腰痛？小孩子就不会痛呀！”我戳着她后腰上浮动的软肉问她。

“傻孩子，老话说‘孩儿无腰’。”她反手把我抱到胸前，汗味混着皂角香扑面而来。那时我不懂，为什么外婆的竹床上也常备着药酒，为什么逢年过节总见她用火罐在背上拔出紫黑的印记。

读初中后，一个暴雨将至的黄昏，我在田埂尽头望见了母亲的身影：两个竹筐坠得扁担弯成弦月，她整个人向前佝偻着，像张被生活拉满的弓。我飞奔过去，想替她分担重量，却在接过扁担的瞬间被压得踉跄——原来，那些喂饱我们姐妹的担子，竟是那样沉。

“自己的担子得自己扛。”母亲抹了把汗，青筋暴起的手攥紧麻绳，我这才看清她肩头有两块暗红的茧。她深吸气时的颤抖，起身时膝盖的闷响，连同

竹筐里猪草湿润的气息，突然都变成扎进眼睛的麦芒。那天夜里，母亲照例趴在褪色的蓝花床单上。我蘸着药酒揉按她腰间的淤青，灯光下她的白发泛着银芒。“你外婆生我那天还在采桑叶。”她突然说起往事，“后来你外公靠了不能出门干活，她能挑百斤柴火翻两座山。”

我的手顿住了。那些被岁月压弯的腰肢里，究竟藏了多少没说出口的叹息？母亲脊椎侧弯的弧度，外婆永远直不起的后背，还有村里姑娘们扶着腰摘棉花的姿势，突然都连成了一幅清晰的劳作图。去年深秋陪母亲复查，CT（计算机断层扫描）片映出她变形的腰椎。医生指着灰白影像叹气：“早该来治的。”母亲却急着把片子往包里塞：“庄稼人哪这么金贵，我娘当年……”话说到一半突然哽住，我想起外婆临终前蜷缩的模樣，她最后念叨的是后山没浇的菜畦。

清明陪母亲回老宅，她在阁楼翻出个靛蓝布包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外婆的护腰、母亲的药酒垫，还有我去去年寄回家的理疗仪。母亲把三样东西摆在神龛前，青烟缭绕中，我好像看清了这些物件连成的轨迹：从草灰到艾灸，从土方到科技，以及几辈女人腰间的痛。

下山时母亲走得慢，我虚扶着她的后腰，路过当年她挑担摔倒的田埂，野蔷薇开得正艳。母亲突然驻足：“你外婆说过，女人腰杆弯了不要紧，得让后辈站直溜。”

斜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恍惚中，我看见三个相似的背影在暮色里重叠。母亲粗糙的掌心覆上我手背，那些磨出老茧的指节，此刻正传递着比体温更滚烫的温度。



生活秀

妙手回“汪”

□ 半文

朋友家的小博美犬冰块拉肚子，去宠物医院。一进门，墙上挂满“华佗再世，起死回生”“人乐兽也乐，兽乐人更乐”“医德高尚，兽医模范”之类的锦旗，朋友说她看到这些锦旗，就安心了。

“怎么啦？又萎靡了！”范医生是熟人，认得冰块，翻了下它的白眼，说：“有点脱水，得挂水。别看它现在‘汪’不动，挂完马上‘汪’回来。”

冰块很配合，伸出左爪，看范医生把针头扎入，也不汪。旁边一头漂亮的雌性柯基在那里眼神湿漉漉地盯着它看，它也不汪。一包打开的狗粮在一边散发出浓重的诱狗香味，它也不汪。“看样子是真病，不是装病。”范医生说，“平时少让它跑出去乱啃东西，应该是病毒感染了。”

朋友说已经管得很严了，外出遛狗都不敢牵着狗绳放它乱走，直接抱在怀里。不过，总难免跑两步。这个冰块，好奇心太重，除了狗粮，什么都想尝，连青草、泥土都要啃两口尝尝味道，看见别的狗更走不动道。

“要不阉了？省心。免得它出去乱交朋友。”朋友说：“那不行，太伤身体！何况，这和拉肚子又没关系。”

冰块纯白，洗得很干净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杂色，连脚爪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不沾一点灰尘。朋友说，已经整这么干净了，还是中招，没法弄了。

范医生说：“谁说没关系？春天，乱跑，乱啃，乱交朋友，感染病毒的风险就加大了。”

“那只能关在家里？抱在手里？全程看护？”朋友说，“那养的不是小狗，是祖宗了。”

“那没办法，是你自己愿意。”范医生说，“实际你愿意，狗还不一定愿意。”

冰块“汪汪”两下，似乎是对范医生的话表示同意。作为一条狗，冰块没有吃的自由，更没有爱的自由。

“你看！它也同意！”朋友说，那范医生可以的，水一挂，冰块又会“汪汪”了。只是有些肉痛，挂了三天的水，花了一千八百多块钱。好在终于回到了“汪汪汪汪”的状态。于是，带冰块出门，朋友抱着它的手就更紧了，生怕一不留神，它溜下去乱跑、乱啃。

“那医院真灵验！你家那狸花猫要病了，也可以去。我前两天送去一面锦旗，写了‘医术精湛，妙手回汪’八个字。落款是‘冰块’。”朋友对我说，“范医生说这个‘妙手回汪’好！一条狗会汪，状态才旺，你家才旺。”

“不用。我家狸花猫散养，整天在外面疯，这两天忙着找对象，不生病。”说这话时，我无端想到，“妙手回汪”，还不如“妙手回旺”：不是狗旺，不是主人旺，是人家范医生旺，宠物医院旺。

“妙手回汪”，一面锦旗又花了一百块。想到这，又替朋友小小肉痛了一下。这是又给范医生旺旺了。好在，钱花了，虽然花在了狗身上，总有人旺了。旺，总是好事。

